

拨向天堂的电话

徐系先

车子快到站时,邻座老人的手机响了。

这是位女老人,大概80岁,穿着淡红色棉袄,脸上刻满皱纹,花白的头发稀稀疏疏,微闭双目,歪斜在座位上。听到手机铃声,老人从迷糊中醒来,慢吞吞地端正坐姿,打开惺忪的睡眼,受惊了似的把手伸进裤腰,手机还没有拿稳,便慌乱地摁下接听键,贴近耳畔,拖长声调:“喂——”。从对话中知道对方是老人的儿子,和老人对接一下接站时间。

老人用的是一部“老人机”,和母亲在世时使用的手机一模一样!红色的机身,白色的按键,黑色的印字。霎时间,我的眼神凝固了,伤感的情绪弥散开来。

那年,为了方便和母亲联系,也给她买了一部红砖头似的“老人机”,接听方便,拨出去也方便。母亲不识字,我在通信录上把我们兄弟姐妹的姓名设置成数字:1、2、3、4,好辨识。有了手机后,母亲学着年轻人的样子,出门时必带上手机;回来后,小心地放到茶几上,生怕有什么闪失。

母亲最担心的是手机没了电,打不出去。上过一次当后,只要坐到沙发上,母亲就拿过手机,眯着眼睛:“你给我看看,手机可还有电?”

“你手机也不经常打,怎么这么快就会没电?”我接过手机,看了看,“还有三格电呢,早得很!”

“哦。”母亲便又兴奋地把手机归到原处。

三年后,母亲离世。入棺时,我把手机充好电,连手机卡也没有取出来,和充电器一起放在她的手边。因为这么多年来,手机已经成了她的随身物品,成了和我们兄弟姐妹联系的桥梁,如果不带着,我感到她在那边一定心神不宁,就像我们小时候和母亲失联一样的惶恐。

现在,母亲的手机号还一直保存在我的通讯录上,当然处在顶格的位置,一打开通讯录就能看到,可我从此再也没有按下过这串号码了,它在我的手机里成了一种珍藏,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符号,不断提醒我,在我生命里,站着一个含辛茹苦抚育我长大的人。

今天突然看到这部和母亲一模一样的手机,像一星火苗,点燃了我对母亲的全部记忆,往事一幕一幕地翻涌出来。记忆中的母亲,也如眼前老人一般瘦弱,也有如她一样密密麻麻的皱纹,还有和她一样与儿子说话时温柔的语调,但她却是“别人的妈妈”,人家的“李焕英”……

我收回眼光,下意识的掏出手机,把光标移到“妈妈”的横栏上,摁下拨打键,手机里传来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……”妈妈的手机永远地关机了!顿时,我泪眼朦胧,妈妈,天堂里,您还好吗?

“突突”声里是故乡

胡文章

家乡的年味,从不是山珍海味的盛宴,而源于一口小泥炉、一锅翻滚的浓汤,以及那声“突突”作响的余韵。那道刻在故乡枞阳人骨血里的“生腐突炉子锅”,是世间最朴素的滋味,更是我心底放不下的念想。

“突”,是枞阳方言对沸腾最生动的注解,也是刻进游子血脉的乡音。生腐吸饱了醇厚的肉汤,在砂锅里轻轻翻涌,细密的气泡撞着锅沿,发出温润绵长的“突突”声。这声音不疾不徐,温温柔柔,却比任何爆竹都更像年的心跳。猪肉的酥香、生腐的松软、汤汁的鲜浓,在文火慢炖中水乳交融,熬成了这道菜的魂。氤氲的热气漫过窗棂,漫过团圆的饭桌,把一屋子的吉祥与欢喜,酿得格外浓郁。

记得小时候,物质匮乏的年月里,这锅热气腾腾的鲜美,是除夕夜独有的奢侈,是年夜饭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平日粗茶淡饭,唯有年三十,炉火燃起,生腐入锅,“突突”声响,便成了一年的殷切盼头。一家人围炉而坐,就着一锅暖意,浅酌慢饮,其乐融融。那时不懂什么是乡愁,只知这锅里藏着父母最深的疼爱,裹着年少的满心欢喜,也焐着故乡最本真的柔情。

后来离家求学,在城市工作安家,年味似乎在霓虹灯下渐次淡去,唯独那“突突”声,在岁月里愈发浓烈。父母健在时,每年春节归乡,那“突突”声便是迎接游子的序曲。推开门,炉火映着父母慈祥的面容,熟悉的家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看他们在灶台前忙碌,听锅里依旧“突突”作响,便觉世间所有奔波,都有了最终归处,父母在,故乡就在,这口味道便永远不会缺席。

直到父母相继离世,故乡终究成了

再也回不去的远方。断了归乡的脚步,也断了那口心心念念的滋味。偶尔在同乡的小酒店与它不期而遇,砂锅一端上桌,“突突”声乍起,心头猛地一颤,似有家的余温。看它仍是旧时模样,闻它依旧醇厚鲜香,可环顾四周,少了家里的昏黄灯火,少了父母慈爱的陪伴,总觉得这滋味少了魂灵,空落落的。

生腐突炉子锅,原是枞阳冬日最温暖的慰藉。那独特味道,仿佛只有家乡的灶台才能熬出来。身在城市,虽能购得同样食材,却始终熬不出那股子香美。或许缺失的从来不是地道食材,而是融入其中的情感与氛围,是老屋的炊烟,是父母的叮咛,是兄弟姐妹的笑语,是只有在故乡、在团圆时才有的安心与期盼。

所幸,如今网购通达,解了这舌尖上的相思。每年除夕,我总会早早备上几斤家乡生腐,准时让它出现在年三十的餐桌上。当熟悉的“突突”声响起,一缕乡愁瞬间穿越四十年光阴,回到炊烟袅袅的家乡小院,父母正含笑身旁,恍若我从未离开过枞阳的故土。

原来,有些味道,从来不止于果腹。“生腐突炉子锅”早已不是一道家常菜,它是刻在枞阳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,是藏匿岁月的乡愁密码,是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根脉。它盛着童年记忆,载着父母温情,连着根,系着情。

如今,我守着这锅“生腐突炉子锅”,一边吃,一边怀念。它让我明白:所谓年味,从来不是舌尖的奢华,而是心头那份无法替代的牵挂与归属。只要这锅还在“突突”地响着,故乡就在,亲情就在,那份质朴而深沉的爱,便永远滚烫!

七律·满园春(二首)

王双发

一

东风一夜到天涯,
唤醒千红与万华。
堤畔柳丝摇翠影,
庭前桃萼绽丹霞。
莺啼暖树声偏软,
燕舞晴光意自嘉。
莫道人间无胜景,
芳菲满目满园春。

二

淑气融融拂画栏,
繁花灼灼竞开颜。
烟笼碧草青无际,
日照芳林翠作环。
紫燕双飞寻旧垒,
黄莺百啭绕云山。
心随丽景添佳兴,
醉赏韶光满芳华。